



鸟阵

若无，变化万千……

鸟阵没有头鸟，也没有统一的指挥和号令，无数只鸟在一起飞跃，却能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彼此无碍，互不相撞，无比的整齐和统一，无比的协调和默契，这不能不令人感叹鸟阵的神奇和魅力。它们为何相聚？为何如此整齐？就连科学家们也觉得不可思议。

第一次看到这壮观的景象，我还以为是传说中的不明飞行物呢，后来问一位当地老人，他说：“这是乌鸦，它们在聚会哩。”呵呵，乌鸦在聚会？

在大海里，沙丁鱼鱼群也能在

■朱法勇

一瞬间聚散，情形和乌鸦鸟阵一样，但那是在海里，我们只有利用一定的设备才能看到，但鸟阵却在天空中翻腾，我们抬头就可以看到它们在辽阔的天宇间自由飞翔。

我从新疆回来十多年了，看惯了高楼大厦，听厌了言语嘈杂，再也没有静静地欣赏过那变化无极若有若无忽来忽往自由飞翔的鸟阵了。我想，也只有在那无限空阔的环境里，才能欣赏到鸟阵那样的自然奇观，也只有在那无遮无碍的视界里才能体味到心境的空灵和恬淡，也只有在鸟阵那缥缈的踪影里才能感悟到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自由，是生命的终极追求！

清晨，一位老人向我招手

早上七点。

我在路口等车，隐约听到有人在身后喊：

“哎——”

我扭过头，一位老人在向我招手。原来他骑自行车摔倒了，又被车轮别住了腿，站不起来了。

大早起的，突然碰到这样的事，我的脑海中顿时思绪万千：网络、报纸、碰瓷……

老人看我在犹豫，伸着一只胳膊

膊说：“请你帮忙把我扶起来！”

碰瓷？这个老人他不会吧？他不会的！在我跨步跑到老人身旁时，我心里还在一直默默念叨着。

我双手去扶老人。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女孩从我身后过去，我多么希望她能停一下，以防万一，好证明我的清白。

但是，她没有停。我也没有停！我双手把老人搀扶起来。老人说：“没事了，谢谢你！”

■侯钦民

老人颤颤巍巍骑上自行车，我看到他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一个小马扎。老人一定是去找他的伙伴玩哩。

我对老人家说：“路上你慢一点骑！”

“我没有事，谢谢你！”他说。

事情过去很久了，我还在想，社会上虽然出现这碰瓷那碰瓷的，有一些不正常，但是，再遇见这事，我们还是要相信别人的。

反义词

■王雪涛

儿子三岁时，我教他认识一些反义词，比如大小、多少、黑白、胖瘦、高低等，儿子很快就会了。但问题也很快来了，儿子常把我教他的反义词活学活用，比如有次我问他为什么吃饭少，他小脑袋一歪说：“你是大人，我是小人。”我让他吃肉，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只吃瘦肉，不吃胖肉。”还有诸如“白天上学，黑夜睡觉”之类的独创发明，让人哑然失笑。

大和小、胖和瘦、黑和白确实是反义词，问题是在某些时候它们组成的词却不是一一相对应的，所以儿子才闹出了大人小人、瘦肉胖肉和黑夜白天的笑话。

如果儿子的无知还可以当做单纯幼稚，那么成年人有时候也会弄错反义词。比如，很多人把“恨”当做“爱”的反义词，但很多时候，“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冷漠”。恨一个人，说明你心里还记挂着她，而对一个人冷漠，她的荣辱生死对你来说已无关痛痒，则是比恨更让人心寒的寒意。

长辈的亲情

■梁发占

长辈们把接送小孩当作了一个大事。他们提前送儿孙们到学校。放学时间不到，就有家长来接孩子了，成群人在校门口等候。

每当天气变冷，长辈们就为他们添足了御寒的衣服。天气暖和了，及时给他们更换。下雨了，长辈们把伞打给孩子，把雨衣披在儿女身上。要是儿孙有个头疼脑热的，更是长辈们的揪心事，一家人轮流护理，精心照料。能让孩子们吃上喜欢的食物，价钱再贵长辈也愿意掏，真比自己品尝享受都高兴。

在幼儿园门口、在街上的零食小摊、在儿童食品商店、在儿童玩具超市，做家长的尽可能满足孩子们的要求。有的家长经不住孩子的哭闹，只要看

到他们脸带不悦，就有求即应。他们为培养下一代尽心尽力，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关爱还是长辈情。

而如今的孩子们，他们很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福窝里生，温暖中长。稍不随意，就对着大人发脾气，耍小性。他们幼小的心灵，没有受过磨炼，只尝到了吃好、穿好、玩好的甜蜜。吃不完的食品随手扔掉，一个作业本用一半撕一半，八成新的衣服就不穿了……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娇生惯养的结果是有害无益的。在教育孩子健康成长时，长辈们不要过分溺爱。教育孩子从小知荣辱美丑，养成良好品德，才能造就一代新人，这样的亲情才是最真挚的。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布衣将军

(节选)

王雪涛画

策 划：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文学统筹：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 稿：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梁祖文

25.江村。

日军炮轰一阵之后，黄澄澄的新黄河水面上，出现了无数的日军的船只、汽艇，不可一世的日军枪挑着血红的膏药旗，好像根本就没有战斗的准备。

日军小队长：英武的天皇武士们，进发！

翻译官模样的汉奸：太君，皇

军一到，那江村人就会打开寨门，恭恭敬敬地请太君进村的。

屈登瀛、周建明眼盯着水面上的日军，几乎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命令：打！狠狠地打！

一声令下，机枪排和淮阳营的轻重机枪子弹像刮风一般扫向了日军的船只。趾高气扬的日军猝不及防，一个个船只翻在水里，落水的

日军在水面上挣扎着，挣扎着，很快就不见了踪影。不一会儿，水面漂满了日本人的尸体。

屈登瀛一枪掠翻船上的一个日军，回过头来对不远处的周建明高喊。

屈登瀛：周排长，过瘾吧？

周建明：太过瘾了！他妈的，憋了一肚子的气，今天终于撒出来了！

此刻的周建明一改往日的秀气，也变得粗野十分。

猖狂的日军吃了大亏，气急败坏的小野派了两个营，还有一个重机枪连，一个山炮连，向江村发起了又一次猛烈进攻。可他们就是这样，也没把江村轰出个小口。

26.江村寨墙阵地。

江村人也全部出动了，男的作战，女的送饭，救护伤员，那可真成了全民皆兵。乡亲们为了打老日，把自己的房子都拆了，用檩条，石头，砖头，堆在城墙上往下砸敌人。把打兔子的猎枪、马枪、大刀、长矛、飞镖、三节鞭，凡是能上手的家伙全都拿出来，上了寨墙。

十几天过去了，水中孤岛江村

被移栽的雪松

■远维超

学校中心大道西侧有一棵雪松，不知道什么原因枯死了，一直竖在那里，看了心里总是不舒服，想着来年春天，把东边花坛里的一棵移栽过来。一有计划，就盼望着春天的到来。这不刚过完春节，我就计划着什么时候移栽。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师生们利用放学的时间，开始了这个浩大的“工程”。大家是挖坑的挖坑、抬水的抬水、刨树的刨树，忙得不亦乐乎。栽树的热情涨红了大伙的脸，大家干的是热火朝天。几个懂事的孩子，悄悄接来矿泉水，送到我们的手中，几口水下肚，为师自豪感油然而生。终于雪松被刨了出来，为了使它成活率高些，树根上留了一大堆娘娘土。我用一根木棍插到树根下，四个人小心翼翼地抬着向前走。抬到栽种的土坑前，一个人双手托着根部，大家慢慢地把树放到树坑里。两个人站在雪松的两边，紧紧地扶着树干，先浇水，后填土，然后扶正，把土压实。一步步做得那个精心。

夜里突然刮起了大风，大风刮得窗户呼啦啦的响，我心里想着刚栽好的雪松，不知道刮成什么样子了，就这样揪着心捱过了一夜。天微微亮，我就赶紧起床，一路小跑到雪松前，

果然雪松已经歪倒到一边去了。叫上几个同事，把树扶正，又从别处铲来了一些土，埋在它的根部。春天的风多，今年的风还特别大。没两天它又被刮歪了，我们又接着扶。我心里清楚，这样的情况是很不利雪松成活的。就这样歪了扶，扶了歪，可把我们折腾的不行，整天满脑子放在它身上，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它能活下来。

让人担心的事终于来了。连日的折腾，雪松开始承受不住了，松针慢慢变黄、凋落。我不甘心，迅速发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抢救这棵树，上网查资料、去百度提问题、向经验丰富的老农求技术，两三天就拎着水桶给它补水，只恐怕缺了它的水。下课时走到它旁边看看、吃了饭没事过去看看、晚上睡不着去看，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它。这是一种责任心呀，这是师生们的心血呀。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我有了重大发现，松枝上的芽开始变绿了，我想大跳起来，瞬间我整个人明朗起来。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呵护，枯黄的芽都慢慢变绿，有的松针偷偷地露出了小头，看着这嫩黄的树芽，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家有小女

■辛生

老来得子，是个女孩。妻子说，女孩好，不淘气。我以为然。

小女漂亮，因为她专继承我和妻子相貌上的优点，而摒弃我俩所有的缺点。白皙的脸上，双眼皮，大眼睛，正鼻梁，薄嘴唇。人见人爱，称之为“小美女”。

小女聪明。不到一岁就能跟着我们的引导，学习认字。之后不管什么，一教便会。没上幼儿园，直接读小学，第一学期还能拿第一。她能自编自跳学舞蹈，跳得有模有样。她爱画画，无论自通，有不少“作品”非常传神。

小女懂事。自幼言行举止不让父母生气，只让我们开心。两岁多时，偶遇爸妈冲突争吵，她带着央求的口气说：有话好好说，别吵架行吗？孩子如此，大人怎还好意思再吵。她在校在家，几乎天天都受夸奖，我怕她只听表扬，不受批评，时间久了，心理脆弱，有时就借一点儿小差错，严厉训斥。她豆大的泪珠往下滚，却从不顶嘴。不一会儿，见妈妈做好了饭，她还要来叫我吃饭。妈妈问她，爸爸刚吵了你，你不记恨吗？她却说，不记恨，

爸爸吵我，是为我好。她才几岁，能这么明理。

小女重情。她住楼上，我住楼下。每天清晨，她从楼上下来，总是用清脆、甜蜜的声音说：嗨，爸爸早上好！甜美的感觉顿时在我心底荡开。下午放学，她妈妈到校接她。她总在快到家时，一路小跑，扑进我的怀里。此时，我自然也有满怀的慈爱。作业完成以后，她会拉我跟她玩耍。我在床上坐着，她就爬上床，坐到我的腿上，一边晃着我一边唱着：爱我你就陪陪我，爱我你就抱抱我。那份童真与亲情让我陶醉。

小女连心。每当我因事外出时，总是担心这些日子女儿见不到我会不开心，总是担心她的安全问题。前不久我出门在外，接到妻子的电话，说女儿高烧不退，一整天里滴水未进，神智迷糊。我顿时心如火焚，啥有女儿的平安要紧？于是放弃到手的生意，直奔车站，日夜兼程往家赶。直到见到女儿有了好转，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算落了地。

家有小女，心有大系。

在香炉里，磕了三个头，念道：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老灶爷，老灶奶奶，今天是您老上天见老天爷的日子。您老见了玉皇大帝，一定要把狗强盗做的事好好汇报，让老天爷派天兵天将，毁了鬼子这些狗东西！

米村长老伴：还要保佑打鬼子的那些孩子们平平安安，多杀豺狼！紧张的战火硝烟里，坚强的江村人也没有忘记送一家之主灶王爷上天言好事，期望灶王爷回宫降吉祥。

米村长带着一帮父子老乡亲，来到国共兄弟排的阵地上，点燃了一卦红红的鞭炮，欢快的鞭炮声中，给勇士们端上了热气腾腾的白菜粉条炖猪肉汤和新出笼的热馒头。

米村长：弟兄们，不能饿着肚子打鬼子，来，老灶爷吃啥咱吃啥！

米村长伸出大拇指：屈排长，周排长，你们真是好样的！是有血性的男儿！有你们在，江村就是当年宋江、吴用的“水泊梁山”，咱们的红旗永远飘扬，日军的太阳旗升起来也要叫他落下去！

(65)

待续